王荊公年譜考略

讀本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廿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二自元豐四年至元豐五年元豐六年

元豐四年辛酉年六十一

公居鍾山

元豐行示德逢○四山翛翛映赤日田背坼如龜兆出湖陰先生坐草室看踏溝車望秋實雷蟠電掣雲滔滔夜半載雨輸亭臯旱禾秀發埋牛尻豆死更蘇肥莢毛倒持龍骨挂屋敖買酒澆客追前勞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復如此

讀本

元豐聖人與天通千秋萬歲與此同先生在野
故不窮擊壤至老歌元豐

後元豐行○歌元豐十日五日一風雨麥行千里
不見土連山没雲皆種黍水秧綿匕復多稌龍
骨長乾挂梁梠鰣魚出網蔽洲渚荻筍肥甘勝
牛乳百錢可得酒斗許雖非社日長聞鼓吳兒
踏歌女起舞但道快樂無所苦老翁塹水西南
流楊柳中間杙小舟乘興歛眠過白下逢人歡
笑得無愁

考略曰元豐行云三年五穀賤如水今見西成

復如此即錄於四年可矣集中又有七言絕句歌元豐五首曰第一秋第二秋其爲五年分紀不可知則此後元豐一首不必問其年可也公自熙寧九年歸金陵至元豐天下太平時和年豐熙寧新法行之如故而天時人事可知矣人臣謝政歸里歌詠君德乃分之宜況紀實耶乃李氏於後元豐行注云或謂公欲以徹神宗之聽與復相此謬論也考畧曰此出於魏鶴山語錄南渡講學人於荆公無之而不毁罷湖既知其爲謬而猶以或曰諱之雖諱之而猶必錄之

則子亦焉得而不錄也
七月詔曾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十月史館
修撰曾鞏乞收采名臣高士事迹遺文詔從之
曾鞏史館申請劄子節錄○一自宋興以來名
臣良士或曾有名位或素在邱園其有嘉言善
行歷官行事軍國勳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
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
爲作傳記之類今來所修國史須合收採載述
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使得見於國史
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盡因郡府納於史

就正　就正

局以備論次
考畧曰予因專典史事必使嘉言善行詳爲釆
訪此固分所宜然而其用意亦良厚矣然宋之
史尤大不滿人意者則惟南渡後最甚前此景
祐慶歷間朋黨之勢已成然在朝多正人君子
故雖范呂交惡而歐陽公誌文正墓必紀其實
其子淳父擅自增損歐公猶力言之以爲不足
取信萬世及乎元祐以降士人好爲私書蘇子
瞻作溫國行狀其冗至九千四百餘言之多中
間排擊荆公幾踰三之一不知古有此文體否

而亦豈果爲予瞻之筆哉故趙彥衛有言近日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過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予謂不合特其一類也至如采私書入正史則正史皆私書矣若安石本傳其尤也故因此聊一發之

元豐五年壬戌年六十二

庚申正月遊齊安有詩云水南水北重重柳壬戌正月再遊○招提詩壁漫黃埃忽忽籠紗雨過梅老値白雞能不死復隨春色破寒來

考略曰公生於辛酉去年甲子一周故用謝安

有白雞事庚申詩云水南水北重〻椰山前山後處〻柳来郎此身隨物化年年長趂此時來

壬戌五月與和叔同遊齊安　李注　和叔裕陵時再入翰林爲學士時守江寧當元豐五年六年七年也○繰成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它日玉堂揮翰手芳時同此賦林垌

考略曰公庚申有木末詩末木北山雲冉〻草根南澗水冷〻第三第四句卽此詩首二句

夜夢與和甫別如赴北京時和作詩覺而有作因寄純甫○水菽中歲樂鼎茵暮年悲同胞苦零

落會合尙悽其况乃憂乖濶傷懷而賦詩詩言道路寒乃似北征時叔兮今安否季也來何遲中夜遂不眠輾轉涕流離老我孤主恩結草以爲期冀叔善事國有知無不爲千里永相望昧昧我思之幸唯季優游歲晚相攜持於焉可晤語水木有茅茨晚歲佇歸憇遶屋正華滋

考畧曰和甫名安禮次六純甫名安上次七最幼五年和甫爲尙書右丞六年爲尙書左丞故曰冀叔善事國純甫晚以管勾江寧府集禧觀家居故曰幸惟季優游

示元度 嘗居半山園作 ◯今年鍾山南隨分作園囿鑿池構吾廬碧水寒可漱溝西雇丁壯擔土爲培塿扶疏三百株蒔楝最高茂不求鵷鶵實但取易成就中空一丈地斬木令結構五楸東都來斸以遶簷溜老來厭世語深臥塞門竇贖魚與之游餧鳥見如舊獨當邀之子商略終宇宙更待春日長黃鸝弄清晝

考畧曰蔡卞字元度興化軍仙游人熙寧三年進士公以次女妻之

次吳氏女子韻 吳氏詩云 西風不入小窻紗秋氣

讀本

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南朝九日臺在孫陵曲街旁去吾園只数百步○孫陵西曲岸烏紗知汝淒涼正憶家人世豈能無聚散亦逢佳節且吹花

再次前韻○秋燈一點映籠紗好讀楞嚴莫念家能了諸緣如夢事世間惟有妙蓮花

寄吳氏女子○夢想平生在一邱暮年方此得優游江湖相忘真魚樂怪汝長謠特地愁

寄吳氏女子○伯姬不見我乃今始七齡家書無虛月豈異常歸寧汝夫綴卿官汝兒亦搢綎兒

已受師學出藍而更青女復知女功婉嫕有典刑自吾捨汝東中父繼在廷小父數往來吉音汝每聆既嫁所願懷孰如汝所丁而吾與汝母湯熨幸小停邸園祿一品吏卒給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輜軿山泉皋壤閒適志多所經汝何思而憂書每說游零吾廬所封殖歲久愈華菁豈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芰荷美花實瀰漫爭溝逕諸孫肯來游誰謂川無舲姑示汝我詩知嘉此林塥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因之援汝季季也亦淑霙

考略曰公自熙寧九年歸鍾山此詩云乃今始七齡應在五年六年也中女纔在廷謂和甫現爲尚書左右丞也季女數往來謂純甫也汝何思而憂謂和淚看黃花詩也擬寒山詩亦作於是時因之授汝季則蔡氏女子也

寄蔡氏女子二首○建業東郭望城西堠千嶂承宇百泉遶霤青遙遙兮纚屬綠宛宛兮橫逗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蘭馥兮衆植竹娟兮常茂柳蕃綿兮含姿松偃蹇兮獻秀鳥跂兮下上魚跳兮左右顧我兮適我有斑兮伏獸感時物

兮念汝遐汝歸兮攜幼 其二 ○我營兮北渚有懷兮歸女石梁兮以苫蓋綠陰陰兮承宇仰有桂兮俯有蘭嗟汝歸兮路豈難望超然之白雲臨清流而長嘆

考畧曰李注引西清詩話云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過之日與公遊公以近製示坡ヒ云若積李兮縞夜崇桃兮炫晝自屈宋没曠千餘年無復離騷句法乃今見之公曰非子瞻見諛自負亦如此而晁无咎續楚詞乃獨取公歷山思歸賦書山石詞獨遺此不錄何也予謂公詩

支毋至極佳處卽絕人躋攀如巫山高亦可方駕太白此天才之不可及也彼規匕於摹倣者豈足以語此哉

附 張邦基墨莊漫錄曰王荆公女適吳丞相之子封長安縣君者能詩嘗見親族婦女有服者帶白羅縶頭子者因戲爲詩云香羅如雪縷新裁惹住烏雲不放囘還似遠山秋水際夜來吹散一枝梅其姑丞相魚軒李氏侍從徐宥之女也亦能文有詩云絮如椰陌三春雨花落梨園一笛風百尺玉樓簾半捲夜深人在水晶宮皆

婦人有才思者可喜

附魏泰詩話曰近世婦人多能詩往往有臻古人者王荆公家最衆張奎妻長安縣君荆公之妹也佳句最爲多著者草草杯盤供語笑昏昏燈火話平生吳安持妻蓬萊縣君荆公之女也有句云西風不入小窗紗秋氣應憐我憶家極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淚看黃花劉天保妻平甫女也句有不緣燕子穿簾幙春去春來那得知一作春去秋來荆公妻吳國夫人亦能文嘗有小詞約諸親遊西池句云待得明年重把酒攜

手那知無雨又無風皆脫灑可喜也

考畧曰春去春來爲是若云春去秋來與上句不合

四月翰林學士王安禮爲尙書右丞

元豐六年癸亥年六十三

四月御邇英閣蔡卞進講周禮

四月曾鞏卒於江寧府年六十五

八月王安禮爲尙書左丞

答曾子固書○某啟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

前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

疑其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
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
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
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
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
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
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
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不是足以盡聖人故也
揚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
韓亦何所不讀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

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覩吾所知爲何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没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讀本

老子○道有本有末本者萬物之所以生也末者萬物之所以成也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萬物以生也末者涉乎形器故待人力而後萬物以成也夫其不假人之力而萬物以

生則是聖人可以無言也無爲也至乎有待於人力而萬物以成則是聖人之所以不能無言也無爲也故昔聖人之在上而以萬物爲已任者必制四術焉四術者禮樂刑政是也所以成萬物者也故聖人唯務修其成萬物者不言其生萬物者蓋生者尸之於自然非人力之所得與矣老子者獨不然以爲涉乎形器者皆不足言也不足爲也故詆去禮樂刑政而惟道之稱焉是不察於理而務高之過矣夫道之自然者又何預乎惟其涉乎形器是以必待於人之言

也人之爲也其書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夫轂輻之用固在於車之無用然工之琢削未嘗及於無者蓋無出於自然之力可以無與也今之治車者知治其轂輻而未嘗及於無也然而車以成者蓋轂輻具則無必爲用矣如其知無爲用而不治轂輻則爲車之術固已疏矣今知無之爲車用無之爲天下用然不知所以爲用也故無之所以爲用者以有轂輻也無之所以爲天下用者以有禮樂刑政也如其廢轂輻於車廢禮樂刑政於天下而坐求其無

之爲用也則亦近於愚矣

考畧曰王介甫曾子固定交甚早相知亦最深二家往來詩文見於集中者多矣子固上歐陽公書云安石文甚古行稱其文其人爲古今不常有是時介甫年二十四也介甫贈子固詩曰曾子文章衆無有水之江漢星之斗又曰借令不幸賤且死後日猶爲班與揚二人者可謂終身不愧乎其言矣惟子固詩過介甫歸偶成一首似確爲新法而作然於交情何害也自造謗者曰安石得志遂與之絶於是有始合終暌之

說介甫有答子固書自道其爲學甚詳不知作於何年觀以其無可附也而今且附之因論佛經而并及老子一篇亦以類相從也史稱安石晚居金陵作字說多穿鑿傅會其流入於佛老字說今不可見然以此二文觀之後之學佛與闢佛者果能不沉沒利欲乎讀老子者有能推及於先王禮樂刑政而知其所以成萬物者乎故此二文者尤爲介甫集中不刊之論也

元豐六年附錄

考略曰公之謝政歸金陵也暮年詩雅麗精絕交遊多清尙之士見稱於山谷道人詩矣茲於累年散見已錄外并有無歲月可考擇其尤者數十首附於元豐六年孟子曰誦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錄之是亦欲知其人之意也

與呂望之上東嶺○靖節愛吾廬猗玕樂吾耳適野無市諠吾今亦如此紛紛舊可厭俗子今掃軌使君氣相求眷顧未云已追隨上東嶺俯仰多可喜何以況清明朝陽麗秋水微雲會消散

豈久汙塵滓所懷在分襟藉草淚如洗

考畧曰呂嘉問爲公助行市易者也熙寧十年冬知江寧府元豐元年秋改知潤州公詩必作於是時然喜其來悲其去至於再三末已及祭其母郡太文曰實生才子我所歎譽秉義率泆困而不渝其賢乎望之甚矣而史傳極其醜詆無非爲助行新法也

移桃花示俞秀老○舍南舍北皆種桃東風一吹數尺高枝柯蒹綿花爛漫美錦千兩敷亭皋晴溝漲春綠周遭俯視紅影移漁舠山前邂逅武

陵客水際髮鬅秦人逃攀條弄芳畏曉晚已見
黍雪盤中毛仙人愛杏令虎守百年終屬樵蘇
手我哀此果復易朽蟲來食根那得久瑤池紺
絕誰見有更值花時且追酒君來酩酊相隨否
李注 潘子真詩話云俞紫芝字秀老喜作詩人
未知之荊公愛焉手寫一聯有時俗事不稱意
無限好山都上心於所持扇衆始異焉

即事二首〇雲從鍾山起却入鍾山去借問山中
人雲今在何處 其二 雲從無心來還向無心去
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

考客曰此全類禪家機鋒語而獨無其荒忽無心無處尋莫覓無心處正可爲後來陽儒陰釋者下一針砭

擬寒山拾得二十首 録二

○我曾爲牛馬見草豆歡喜又曾爲女人歡喜見男子若我眞是我秖合長如此若好惡不定應知爲物使堂堂大丈夫莫認物爲己 其三

凡夫當憂時眼見種種色此非作故有亦非求故獲不知今是憂道我能畜積貪求僕守護嘗怕水火賊自覺方自悟本空無所得死生如覺夢此理甚明白 其四

風吹

瓦噎屋正打破我頭瓦亦自破碎豈但我血流我終不嗔渠此瓦不自由衆生造衆惡亦有一機抽渠不知此機故自認愆尤此但可哀憐勸令真正修豈可自迷悶與渠作寃讎　其十六　打賊乚恐怖看客乚喜歡亦有客見賊切莫受伊謾樂哉貧兒家無事役心肝旣無賊可打豈有客須看
考略曰此詩二十首玆擇其顯白易曉者數首錄焉公寄吳氏女子詩末有擬寒山覺汝耳目熒以此而推之讀者可以知所從事矣

南浦○南浦隨花去廻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
落畫橋西

杖藜○杖藜隨水轉東岡興罷還來赴一林堯桀
是非時入夢因知餘習未全忘
李注蔡寬夫詩話云荆公居鍾山一日晝寢有
古衣冠相過者貌偉甚曰我桀也與公論治道
反覆百餘語不相下公既覺猶汗流被體因笑
謂客曰吾習氣尚若是乎乃作小詩識之即此
詩也考畧曰人生而有夢夢亦生於人心人心
有是非而夢幻常擾焉莊周言與其是堯而非

桀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公詩意本此秪言是非
難忘不在乎堯桀也若如造謗者之言詩言堯
桀是非曷爲論治道又專在於桀且公志在唐
虞三代以皐夔稷契自命使桀以不入耳之言
來相辨論又何至汗流被體哉而後人猶喜傳
之此眞所謂痴人不可說夢也

南浦○南浦東岡二月時物華撩我有新詩含風
　鴨綠粼粼起弄日鵝黃裊裊垂

木末○木末北山煙冉冉草根南澗水泠泠繰成
　白雪桑重綠割盡黃雲稻正青

次俞秀老韻○觧我葱珩脫孟勞暮年甘與子同袍新詩比舊增奇峭若許追攀莫太高

謝安墩二首○我名公字偶相同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來墩屬我不應墩姓尙隨公　其二謝公陳迹自難追山月淮雲秖往時一去可憐終不返暮年垂淚對桓伊

李註詩話曰或云荆公性好與人爭在廟堂則與諸公爭新法歸山林則與謝公爭墩此亦善謔也考畧曰詩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文人咏歌何所不有公此詩則猶在善謔之列耳今以

爭新法爭謝墩並集於怨毀叢生之人尚可謂
之善諱乎

北山○北山輸綠漲橫陂直塹回塘灎灎時細數
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寄四姪旗二首○數篇持往助歡咍想見封題手
自開春草已生無好句阿連空復夢中來 其二
一日東岡上幾迴首重雲水隔蘇臺遥知别後
詩無數黃犬歸時總寄來

考畧曰公嘗誌平甫嗣子旗斿皆嶷嶷有立君
祉所施庶其在此至是猶眷念詩篇益知二子

能賢而世傳公于平甫兄弟不相能者妄也

書湖陰先生壁二首○茆簷長掃靜無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護田將綠遶兩山排闥送青來　其二　桑條索漠楝花繁風歛餘香暗度垣黃鳥數聲殘午夢尚疑身屬半山園

示俞秀老二首○不見故人天際舟小亭殘日更回頭繰成白雪三千丈細草孤雲一片愁　其二　君詩何以解人愁初日紅蕖碧水流未怕元劉妨獨步每思陶謝與同遊

金陵即事三首○水際柴門一半開小橋分路入

青苔背人照影無窮椰隅屋吹香併是梅　李洰

此詩吟諷不足可入畫圖　其二　結綺臨春歌舞

地荒蹊狹巷西三家東風漫乜吹桃李非復當

時仗外花　其三　昏黒投林曉更驚背人相喚百

般鳴柴門長閉春風暖事外還能見鳥情

鍾山卽事○澗水無聲繞竹流竹西花草弄春柔

茅簷相對坐終日一鳥不鳴山更幽

考明曰舊詩鳥鳴山更幽以分外語爲翻新本

不失爲佳句一鳥不鳴山更幽則又以本分語

爲翻新之調詩家之妙境其不可窮如此

附黃魯直書贈俞清老○清老金華俞子中也三十年前與予共學於淮陽元豐甲子相見於廣陵自云荆公欲使之脫逢掖著僧伽黎奉香火於半山宅寺所謂報寧禪院者也予之僧名曰紫琳字清老清老無妻子之累去作半山道人不厭入俗談諧優游以卒歲似不爲難事然生軀脫倘亦難堪恐後數年見之儒冠自若也因戲和清老詩云索索葉自雨月寒迸夜闌馬齕車鐸鳴羣動不遑安有人夢超俗去髮脫儒冠平明覽清鏡政爾良獨難子瞻屢哦此詩以

為妙也元祐四年十一月十一日歸自門下省書於醎池寺南退聽堂下

附黃魯直書王荆公贈俞秀老詩後○秀老葢金華俞紫芝道意淳熟然建隆昭慶道人謂秀老百事過人病在好說俗禪秀老以爲知言也秀老作唱道歌十篇欲把手牽一切人同入涅槃塲雖未見策名釋迦之宅然林下水邊幽人衲子往往歌之以遣意於萬物之表厭而飫之使自趨之功亦過半矣來者未知秀老觀荆公所贈六詩可知其人品高下也初僧仁擇刻六

詩於揚州禪智寺眞覺堂而秀老弟紫琳清老又欲刻之東陽涵碧亭嘉其伯仲清尚故書書元眞于漁父贈俞秀老○金華俞秀老物外人也嘗作唱道歌十章極言萬事如浮雲世間膏火煎熬可厭語意高勝荆公樂之每使人歌秀老又有與荆公往反游戲歌曲皆可傳長千白下舟人蘆子或能記憶也此漁父計秀老必喜之輒因清老遠寄幸可同作

跋俞秀老清老詩頌○秀老清老皆江湖扁舟不能受流俗人拘忌束縛者也往者金陵見與

荆公往來詩頌言皆入微道人許傳之清老往與予共學於漣水其傲睨萬物滑稽以翫世白首不衰荆公之門蓋晚多佳士云

考略曰舊載熙寧四年山谷尉葉縣時作新寨詩傳至都下荆公見之愛歎稱賞然未知相見在何年也至元豐間始親見公於鍾山且云予嘗熟觀其風度然猶唱和闕如惟公有跋黄魯直畫一首曰江南黄鸝飛滿野徐熙畫此何爲者百年幅紙無所直公每玩之常在把雖屬率爾命筆亦自大有風致荆公生前身後山谷傾

服甚至備見於詩文後人讀豫章集者未聞有舉此以爲盛事何也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廿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四 元豐七年

元豐七年甲子年六十四

五月以孟軻配食文宣王封荀況揚雄韓愈爲伯並從祀

王明清緝熙豐日歴曰有晉州州學教授陸長愈狀言荀況揚雄韓愈皆發明先王之道有益學者未 配享誠爲闕典伏請自今春秋釋奠與鄒國公孟子配享文宣王設位於兖國公之

次所有荀況揚雄韓愈並以世次先後祀于左邱明等二十一賢之間如允所請即乞荀況揚雄韓愈並加伯爵奉旨依議

考畧曰自孔子沒漢司馬遷傳儒林以孟軻荀卿並列由漢至唐曰孟荀揚由唐至宋則經學愈盛儒效益彰非孟荀揚韓勿道則以此四子者皆遺尚孔子者也至是元豐七年乃有陸長愈以四子配享從祀爲請固非陸氏一人之私言然而四子得配享從祀不可謂非大幸在此一時也而亦危乎其不得與於配享從祀亦在

此一時則以元豐七年再踰年爲元祐故元故曰危何以明其然邪自唐陸魯望作大儒評以李斯焚書坑儒大爲荀卿罪蘇子瞻繼之及以性惡相攻者挪又甚焉揚子雲以艱深文淺易喪其支以莽大夫貶其節韓昌黎著原道醇乎其醇者而以爲不知道徒以上宰相書與大顛書相訾謷蓋自元祐以降道學持權無復有以四子專門從事者尙何配享從祀是請之有故亦曰危也然而配享從事祀至於今不廢則以陸氏一人之力而又適值乎經學道學未分之時

故亦曰不可謂非大幸也

七月王安禮罷

蘇軾由黃州奉旨授汝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七月過金陵十二月在泗州度歲西清詩話曰元豐中王文公在金陵東坡自黃北還日與公遊後渡江至儀眞和遊蔣山詩寄金陵守王勝之公亟取讀至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乃拊几嘆曰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池上看金沙花数枝過酴醾架盛開二首○午陰寛占一方苔映水前年坐看栽紅蘂似嫌塵染

汚青條飛上別枝開
酴醾一架最先來夾水金沙次第栽濃綠扶疎
雲對起醉紅撩亂雪争開
北山○北山輸綠漲横陂直塹回塘灧灧時細数
落花因坐久緩尋芳草得歸遲
池上看金沙花数枝過酴醾架盛開○故作酴醾
架金沙祇謾栽似矜顏色好飛度雪前開
考異曰此数詩不知於何年從蘇詩和篇次第
錄之
蘇子瞻次荆公韻四絶

青李扶疎禽自來清真逸少手親裁深紅淺紫從爭發雪白鵝黄也鬭開

斫竹穿花破緑苔小詩端爲覓楷栽細看造物初無物春到江南花自開

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

甲第非真有閑花亦偶栽聊爲清淨供卻對道人開

蘇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悵然好山無十里遺恨恐他年欲款南朝寺

同登北郭船朱門收畫戟紺宇出青蓮 自註荆公以宅爲寺 夾路蒼髯古迎人翠鬣偏龍腰蟠故國鳥爪寄層巔竹杪飛華星松根泛細泉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晷彴橫秋水浮屠插暮烟歸來踏人影雲細月娟ヒ

考略曰別紀王勝之名益柔河南人用蔭得官後歷知制誥直學士院連守大郡至江寧幾一日移南都故云到郡席不煖居民空惘然

和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 并序 子瞻同王勝之遊蔣山有詩余愛其峯多巧障日江遠欲浮天之

句因次其韻○金陵限南北形勢豈其然楚役六千里陳亡三百年江山空幕府風月自觥舡主送悲涼岸妃埋想故蓮臺傾鳳火去城踞虎爭偏司馬壖廟域獨龍塔層巔森疎五願木蹇淺一人泉棁杖窮諸嶺籃輿罷半天朱門園綠水碧兎第青煙墨客眞能賦留詩野竹娟

考略曰荆公此和篇與子瞻原唱皆在金陵作因子瞻有渡江至眞州再和二詩西清詩話遂誤以此爲至儀眞寄勝之荆公亟取而和之而不知別有詩在也耶老夫平生作詩無此二句

亦屬詩話夸大其辭耳公本序自明子瞻王貞州秖有寄荆公二牘及秦太虛詩因前錄詩話失實續考之如此

蘇子瞻與荆公書二○某啟某游門下久矣然未嘗得如此行朝夕聞所未聞慰幸之極已別經宿悵仰不可言伏惟台候康勝不敢重上謁伏冀順時爲國自重不宣

其二 某近者經由屢獲請見存撫教誨恩意甚厚別來切計台候萬福某始欲買田金陵庶幾得陪杖屨老於鍾山之下既已不遂今儀眞一

任叉已二十日曰以求田爲事然成否未可知
也若幸而成扁舟往來見公不難矣向屢言高
郵進士秦觀太虛公亦粗知其人今得其詩文
數十首拜呈詞格高下固無以逃於左右獨其
行義修飭才敏過人有志於忠義者其請以身
任之此外博綜史傳通曉佛書講習醫藥明練
法律若此類未易以一二數也才難之歎古今
共之如觀等輩實不易得願公少借齒牙使增
重於世其他無所望也秋氣日佳微恙頗已失
去否伏冀自重不宣

蘇子瞻與滕達道書○某到此時見荊公甚喜時誦詩說佛也公莫畧往一見和甫否餘非面莫能盡

考略曰前書作於金陵臨別時後書則至儀真所致也弁錄與滕達道書知子瞻惓惓於公至矣

回蘇子瞻簡○某啓承誨喻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蘗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之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冐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

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邵氏聞見錄介甫與子瞻初無隙惠卿忌子瞻才高輒間之中丞李定亦介甫客也不服母喪子瞻以為不孝作詩詆之定以為恨劾子瞻作詩謗訕遂下御史獄謫居黃州後移汝州過金陵見介甫甚款子瞻曰軾欲有言於公介甫色動意子瞻辯前日事也公曰所言者天下事也介甫色定曰姑言之公曰大兵大獄漢唐滅亡

之兆祖宗以仁厚治天下正欲草此今西方用兵迭年不觧東南数起大獄公獨無一言以救之乎介甫舉手兩指示子瞻曰二事皆惠卿啟之安石在外安敢言子瞻曰固也然在朝則言在外則不言事君之常禮耳上所以待公者非常禮公所以事上者豈可以常禮乎介甫厲聲曰安石須說又曰出在安石口入在子瞻耳蓋介甫嘗為惠卿發其無使上知私書尚畏惠卿恐子瞻泄其言也介甫又語子瞻曰人須是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弗為乃可公戲曰

今之君子爭減半年磨勘雖殺人亦爲之介甫笑而不言

考略曰蘇子瞻由黃州過金陵是時王益柔守江寧子瞻與之同遊蔣山因得弁謁荊公爾連累日唱和甚多若如葉夢得所說辨姦來由則子瞻于荊公實有宿怨而至是又曷爲親往見之耶且其詩曰騎驢渺渺入荒陂想見先生未病時是時公病初愈必實有見於伯時圖畫亦以爲勝事不可以無傳又其詩曰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初以爲是一時興會所

至酬酢欣慕常談耳及閱別後至儀真所與公二牘則真有求田實事夫以兩公名賢相逢勝地歌詠篇章文采風流照耀千古即江山亦爲之壯色而不料所兵戰見錄大兵大獄之說又出其語言狀貌如介甫色動介甫色定介甫舉手兩指介甫嫣鼜殆如村庸搬演雜劇凈丑登場醜態畢出嗚呼鄙矣悖矣且以一時之人兩公全書具在而顧與雜說紀載天淵懸絶若此則又有若史傳若名臣言行錄若王宗稷著東坡年譜皆去彼取此其可解乎如使有識之士

唯二公全書是信則辨姦之爲僞作亦可不待煩言而自明矣聞見錄有最妄誕不堪者亦嘗爲人所刪削茲從名臣言行錄原本所以存依僞者之真也子瞻有雪詩作於熙寧七年公集有讀眉山集次韻雪詩五首又讀眉山集愛其雪詩能用韻復次韻一首此和詩不知作於何年然於此益知二公交相傾服有素茲不錄

冊 蘇子瞻和王斿二首 自註王斿平甫子

異時長怪謫仙人舌有風雷筆有神聞道騎鯨游汗漫憶嘗捫蝨話悲辛氣吞餘子無全目詩到諸郎

倘絕倫白髮故交空掩卷淚河東注問蒼旻
嫋嫋春風送度關娟娟霜月照生還遲留歲暮
江淮上來往君家伯仲間未厭冰灘吼新洛且
看松雪媚南山野梅官柳何時動飛蓋長橋待
子閑

考略曰王平甫二子旗字元鈞斿字元龍是年
子瞻揚州跋歲查氏本注云秦少斿集有送王
元龍赴泗洲糧料院詩殆郎此也君家伯仲註
者不一斿爲平甫之子平甫雖沒伯仲屬介甫
平甫庶與來往江淮有合

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幷乞賜額劄子○臣幸遇興運超拔等夷知奬眷憐逮兼父子戴天負地感涕難勝顧廹衰殘糜捐何補不勝螻蟻微願以臣今所居江寧府上元園屋爲僧寺一所永遠祝延聖壽如蒙矜許特賜名額庶昭希曠榮與一時仰憑威神誓報無已

詔以所居園屋爲僧寺及賜寺額謝表未錄

考略曰題半山寺壁詩李註云半山報寧禪寺公故宅也由東門至蔣山此爲半道故以半山爲名其地亦名白塘舊以地卑積水爲患公卜

居乃鑿渠決水以通城河元豐七年公以病聞
神宗遣國醫診視既愈乃請以宅爲寺因賜額
爲報寧禪寺寺西有培塿乃公決渠積土之地
又按續建康志半山寺即公故宅也再罷政以
使相判金陵到任即納節固辭同平章事改左
僕射未幾又懇求宮觀累表得會靈觀使築第
於白下門外去城七里去蔣山亦七里平日乘
一驢從數僮遊諸寺欲入城則乘小舫泛湖溝
以行蓋未嘗乘馬與肩輿所居之地四無人家
其宅僅蔽風雨又不設垣墻望之若逆旅之舍

有勸築垣輒不答元豐之末公被疾奏舍此宅爲寺有旨賜名報寧既而疾愈稅城中屋以居不復造宅父老曰今江寧縣治後廢惠民藥局其地卽公城中所稅之宅也

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劄子 節錄 ○臣父子遭值聖恩所謂千載一時臣榮祿既不及於養親雱又不幸嗣息未立奄先朝露臣相次用所得祿賜及蒙恩賜雱銀置到江寧府上元縣荒熟田元契見託蔣山太平興國寺收歲課爲臣父母及雱營辦功德欲望聖慈特許施充本寺常住

令永遠追薦昧冒天威無任祈恩屏營之至
考畧曰公乞以所居園屋爲僧寺曰永遠祝延
聖壽再乞將田割入蔣山常住爲臣父母及雱
營辦功德自兩事也及邵氏聞見錄削去祝延
聖壽不言乃曰公坐鍾山常恍惚見子雱荷枷
杻如重囚者遂施所居半山園宅爲寺以薦其
福後公病瘡𡙡苦語其姪曰亟焚吾所謂日錄
者姪紿公焚他書代之公乃死或云又有所見
也嘗見無名氏書其後曰邵氏聞見錄妄撰惡
言以詆荆公皆南渡初年楊龜山輩攻荆公甚

急而邵伯温子博作聞見錄傳和當路欲以希世而取寵耳而尤陋而可鄙者如恍惚見雱荷枷條則皆婦孺中稍有識者所不屑也其言果可信則生死輪廻天堂地獄之妄皆可信矣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廿四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四 自元豐八年至元祐元年

元豐八年乙丑年六十五

三月上崩於福寧殿年三十有八皇太子卽皇帝位尊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權同處分軍國大事

詔特進王安石爲司空

五月司馬光過闕入見

以蔡確爲尚書左僕射兼門下侍郎章惇知樞

密院司馬光爲門下侍郎
七月以呂公著爲尚書左丞
十月葬神宗皇帝於永裕陵
神宗皇帝挽詞二首
將聖由天縱成能與鬼謀聰明初四達俊乂盡
旁求一變前無古三登歲有秋謳歌歸子啓欽
念禹功修
李注末句啟後來紹述之張本考略曰人臣事
君稱頌世德即有過情之譽亦屬禮則宜然李
注正不必如此新法欲世守之固公之本意使

非元祐掃除殆盡卽紹述亦何由來哉

城闕宮車轉山林隧路歸蒼梧雲未遠姑射露先晞玉暗蛟龍蟄金寒鴈鶩飛老臣他日淚湖海想遺衣

罷義倉

罷方田

元祐元年丙寅年六十六

正月罷陝西河東元豐四年後凡緣軍興添置官局

二月修神宗實錄

閏二月蔡確罷以司馬光爲尚書左射僕門下侍郎

詔韓維呂大防孫固范純仁詳定役法

章惇罷

罷諸州常平管勾官

三月置訴理所許熙寧以來得罪者自言

罷熙河蘭會路經制財用司

以程頤爲崇政殿說書

四月王安石薨

蘇軾

王安石贈太傅○勑朕式觀古初灼見天

意將以非常之大事必生希世之異人使其名
高一時學貫千載智足以達其道辯足以行其
言瑰瑋之文足以藻飾萬物卓絕之行足以風
動四方用能於期歲之間靡然變天下之俗故
觀文殿大學士守司空集禧觀使王安石少學
孔孟晚師瞿聃罔羅六藝之遺文斷以己意糠
粃百家之陳迹作新斯人屬熙寧之有爲冠羣
賢而首用信任之篤古今所無方需功業之成
遽起山林之興浮雲何有脫屣如遺屢爭席於
漁樵不亂羣於麋鹿進退之際雍容可觀朕方

臨御之初哀疚罔極乃眷三朝之老邈在大江之南究觀規模想見風采豈謂告終之問在于諒闇之中胡不百年爲之一涕於戲死生用捨之際孰能違天贈賻哀榮之文豈不在我是用寵以師臣之位蔚爲儒者之光庶幾有知服我休命可特贈守太傅

考略曰此皆蘇子由中之言洵爲王公沒世之光晩師瞿聃一語似不必有公以經術自命終生未之有易蘇黃二公所著尤喜說佛若以此爲定評不知二公所以自爲又何以云也

以呂公著爲尚書右僕射
五月罷諸路重祿復熙寧舊制
六月罷春秋博士
呂惠卿落職分司南京蘇州居住
程頤上疏論輔養君德
八月詔常平依舊法罷青苗錢
九月司馬光薨
蘇軾爲翰林學士知制誥
十一月呂大防爲中書侍郎御史中丞劉摯爲
尚書右丞

考畧曰公薨而年譜亦止於是然自元豐八年三月至元祐元年十一月其時諸臣之進退與夫法度之更張猶必備載然是者蓋自元祐進而熙豐退無不以攻新法爲名而朝廷之局一變其爲他日禍基卽洛蜀黨諸公如司馬溫國蘇子瞻范忠宣亦已有言之者矣因得并書於其後

司馬光與呂晦第二簡○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但性不曉事而喜遂非致忠直疏遠讒佞輻湊敗壞百度以至於此今方矯其失革其

弊不幸介甫謝世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光意以訓朝廷特宜優加厚禮以振起浮薄之風苟有所得輒以上聞不識晦叔以爲何如更不煩荅以筆札扆前力言則全仗晦叔也

考畧曰君實介甫雖嘗意見不合然其人皆君子也介甫得君如彼其專而君實不願與之同朝亦非由介甫擠而去之也介甫謝世而君實稱道其賢如此且謂反覆之徒必詆毀百端是君實雖銳於變法而介甫人品自在也若如後來所傳之溫公日錄涑水記聞諸書果出於君

實之手則已先自蹈於詆毀百端而又何以責夫反覆之徒哉固知諸書皆爲僞造無疑也

蘇子瞻與滕達道書○其欲面見一言者蓋謂吾儕新法之初輒守偏見至有同異之論雖此心耿耿歸於憂國而所言差謬少有中理者今聖德日新衆化大成回視向之所執益覺疏矣若變志易守以求進取固所不敢若嘵嘵不已則憂患愈深公此行尚深示知非靜退意但以老病衰晚舊臣之心欲一望清光而已如此恐必獲一對公之至意無乃出於此乎

言之

考異日元豐七年子瞻過金陵與介甫留連唱和見於詩文者詳矣再踰年公薨而子瞻與滕達道書且謂嚮時論新法者多差若曉亡不已則憂患愈深悉與溫國公范忠宣意合惜乎後來反覆之徒不能體諸賢之意而詆毀百端曉亡不已其禍遂中於國家於荊公何尤哉忠宣之言載於王明清玉照新志已錄之卷首

呂陶請罷國子司業黃隱職任（）臣竊以士之大患在於隨時俯仰而好惡不公近則隳喪廉恥遠則敗壞風俗此禮義之罪人治世之所不

容也太學者教化之淵源所以風動四方而示
之表則一有不令何以誨人臣伏見國子司業
黃隱素寡學問薄於操行久任言責殊無獻告
惟附會當時執政苟安其位及遷庠序則又無
以訓導諸生注措語言皆逐勢利且經義之說
蓋無古今新舊惟貴其當先儒之傳註既未全
是王氏之解亦未必盡非善學者審擇而已何
必是古非今賤彼貴我務求合於世哉方安石
之用事其書立于學官布於天下則膚淺之士
莫不推尊信嚮以為介於孟子及其去位而死

則遂從而詆毀之以爲無足可考蓋未嘗聞道
而燭理不明故也隱亦能記誦安石新義推尊
而信嚮之久矣一旦聞朝廷欲議科舉以救學
者浮薄不根之弊則諷諭其太學諸生凡程試
文字不可復從王氏新說或引用者類多出降
何取捨之不一哉諸生有聞安石之死而欲設
齋致奠以伸師資之報者隱輒形忿怒將繩以
率斂之法此猶可鄙也夫所謂師弟子者於禮
有心喪古人或爲其師解官行服與貢士成墳
者前史書以爲美後世仰以爲高此尚不論其

學之是非而特貴其風誼爾昔彭越以大惡夷三族詔捕收視者欒布一勇士敢祠而哭之漢祖猶恕而不殺班固亦以爲能知所處益氣節之可尚也今安石之罪雖暴於天下惟其師弟子之分則亦不可輒廢而諸生之設齋致奠又非彭越欒布之比隱何必忿怒而遽欲繩之以法乎抑可見其不知義也向者有司欲復聲律朝廷方下其事集羣臣而議之隱乃不詳本末奏爲定律揭榜學舍謂朝廷已復詩賦使學者知委傳播四方人皆疑惑此又見其躁妄趨時

之甚也夫道德所出之地長育多士而庶幾成
林乃以斯人爲之貳則何以養廉恥厚風俗哉
伏請早行罷黜以示勸戒無使邪憸之士久累
教化之職

考異曰公自熙寧九年謝政歸金陵至元祐元
年而薨則已十年矣而京師太學諸生聞之猶
爲設齋致奠及司業黃隱不悅且欲毀安石新
經則有呂陶起而攻之是年楊中立亦甚攻王
氏之學見于與吳國華書更閱四十年至于靖
康元年上疏追奪王爵罷配享孔子且欲劈毀

三經士子不樂遂相與聚問三經有何不可輒欲毀之當時中立亦謹避之不於此見公學問道德入人之深心悅誠服雖沒世而猶不忘哉呂氏此疏慷慨而言大義炳如中引彭越欒布事尤爲通人之論閩志載黃隱莆田人爲國子司業力排王安石新經取其版火之則悉與楊氏合矣

附黃魯直奉和文潛贈無咎篇末多見及以旣見君子云胡不喜爲韻　元祐元年秘書省作

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頗復鑿

戸牖譬如學捧心初不悟已醜玉石恐俱焚公為區別不

考畧曰此詩八首錄一見年公甍而三經字說有禁山谷獨言妙處堪不朽附錄於黃隱楊中立後纔怪當時玉石俱焚者何紛匕也

題西太一宮壁二首〇

柳葉鳴蜩綠暗荷花落日紅酣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其二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東西今日重來白首欲尋陳迹都迷

考畧曰公此詩不知作於何年因蘇黃和篇皆

在元祐元年故並錄於此西清詩話曰元祐間東坡奉祠西太一宮見公舊詩云云注目久之曰此老野狐精也今以本詩考之覺此話與詩意全然撚着疑必非東坡之言

附黃魯直次韻王荊公題西太乙宮壁二首元祐元年秘書省作

風急啼烏未了雨來戰蟻方酣真是真非安在人間北看成南

其二

晚風池蓮香度曉日宮槐影西白下長干夢到青門紫曲塵迷

有懷半山老人再次韻二首○短世風驚雨過

成功要迷酒酣草元不妨準易論詩終近周南

其二 ○ 啜羨不如放麑樂全終愧巴西欲問老翁歸處帝鄉無路雲迷

考異曰諸和詩惟有懷二首則爲專頌荊公東坡詩二首秖末二句略及之茲不錄

附靖康初楊時論蔡京疏有 無名氏 書其後曰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擴地數千里宋朝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禁之禍以攻蔡京爲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

妄說也其貽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涵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荆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荆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荆公已死者爲易與故舍時政而追往事耳其論晁說詩解謂爲侈靡之端尤爲可笑宣和君臣曾陳詩以聽政哉此等謬論皆當駁正漫然載之亦世俗之舊見也

考畧曰此高識宏論也考畧成遂采錄以爲是書之殿

王荆公年譜考畧卷廿五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廿五 實録考上下二册

元祐元年丙寅

二月修神宗實録

實録考上

神宗實録初修於元祐者曰墨本紹聖重修者曰朱墨本渡江後至紹興四年再修於范冲以爲宣和間得之梁師成者卽此朱墨本也實録詔修於元祐元年二月四月而公薨是實録爲

公身後之書而必詳著於卷末者所以識黨禍之所由來而公之受禍且蔓延於千萬世尤莫甚於此書作實錄考○王明清玉照新志二條尤爲實錄考不可少之文已特載之卷首茲不錄

考畧曰嗚呼自古朋黨之禍見於漢唐末造者酷矣而未有若宋南北之禍最烈則以漢唐之黨禍在一時而宋南北之黨禍且蔓延於千萬世夫朋黨盛則其國必亡而徒黨之人亦盡漢唐之已事然矣惟宋則不然宋自景祐慶歷以

來朋黨已有其端唯天子詔戒百官朋黨其臣若歐陽修亦以爲言然是時在朝多正人君子雖以呂范交惡而仇讎已解國事無廢故自慶曆至嘉祐于下尤稱盛治至治平濮議起而在朝之局一變然韓魏公負天下重望數十年雖若彭思永指以爲奸邪而天下之人不信即傳之後世於魏公無害也呂誨亦稱歐陽修爲首禍而修自爲濮議逾萬言亦足以自達其言而濮議亦息惟熙寧攻新法者則不然熙寧攻新法之人其徒黨既盛而神宗之信任安石爲專

則諸人之積怨亦已深矣而不料元祐方起而改新法者皆前日攻新法之人也且以攻新法之人又爲共修實錄之人而朱墨史又出矣自是互相攻詰則又不在於新法而在於實錄當元祐初修實錄時呂大防劉安世諸人定介甫親黨呂吉甫章子厚而下三十人蔡持正親黨安厚卿曾子宣而下十人勝之朝堂是以安石無黨者而皆名之以爲黨及紹聖改元章蔡用事創首舉所修實錄非是而以爲報復之端是朱墨史一書元祐諸人實有以啟之范祖禹呂

大防初修實錄既盡書安石之過而紹聖反之自紹聖至於紹興三十年間流離竄逐痛深骨髓范冲爲祖禹之子相爲報復則凡鄉時元祐采於涑水記聞諸書增添不知其幾刻削朱墨新書所書安石之美者又不知其幾自是時章蔡徒黨既盡更無有起而與之爭者而道學門戶日熾於是楊中立日錄辨出矣李仁甫之長編又出無非取之渡江後所修者至其甚則有讀二陳遺墨尙以攻詰安石爲未盡而搜羅雜說尤夥自是元人遂纂入宋史而此書更無平

反之日矣

神宗實錄熙寧日錄與後來朱墨史後之人不獲見全書久矣然郎當時諸儒所紀載亦嘗參差而不合也故有謂日錄安石自作及將終乃自悔而欲燬之者有謂日錄爲蔡卞改作而非盡爲安石原本者有謂朱墨本爲蔡卞不欲使人見其後梁師成得之禁中而元祐諸家子弟獨得見之後遂有携之渡江者又有謂渡江後朱墨本多爲范冲所改竄而并非紹興重修原本者以予考之謂日錄爲安石所自作則然謂

安石美則歸己過則歸君則不然安石之得君
至矣熈寧所行之新法皆出於安石當時在朝
所攻者新法而安石自以爲美則猶其新法也
安得於新法之外別有過則歸君之事如使過
歸君者猶在新法則安石不幾於自毀其法乎
吾有以知其必不然也熈寧二年安石始秉知
政事新法猶未盡行而呂誨所疏十事見之彈
章者已有掠美於己歛怨於君之說予既爲辨
之詳矣其後見高安陳汝錡作司馬光論乃有
先得予心者予亦備錄於雜說中後來改朱墨

史者欲實安石之罪乃造爲臨終自悔之言以脫其政黨之私使果自爲之而自悔之則自歸金陵十年何難舉而畀之火而必待臨終始命猶子防焚之耶既命防焚之而防又以他書易之其設心又果安在也且是時有子旁侍側豫國夫人亦知書曷不命其子與妻焚之子與妻又不知防易以他書是何一家之中欺罔者如彼而蒙昧者又若此耶唐氏左編曰初安石且死悔其所作日錄命從子防焚之防詭以他書代至是下郎防家取以上因芟落事實文飾姦

僞盡改所修實錄正史又閱陳師錫與陳瑩中
書曰昔嘗見蔡致遠言荆公晚年自悔作此書
疏絡命門人焚之乎取他書以紿公公没乎遂
縱橫撰造恣逞私意甚者至於國事記言而爲
異日自使之計此言父與命姪防焚之異矣要
之此皆妄言也使非元祐諸臣造作謗書則熈
寧日錄必不出乎安得有縱橫改竄以爲異日
自使之事當元祐初修實錄時陸農師與范淳
夫爭辯農師多是安石故曰佞范氏盡書安石
之過故曰謗紹聖元年蔡卞言實錄非是奏請

重修而安石之日錄始出日錄出則人皆見之使其中果有非薄朝廷譏訕同官之事又何敢上之廟堂以欺君而下貽援仇讎以口實乎故知荊公日錄紀美不紀惡故卞得公然據之以爲史而又奚以改爲哉吾意凡卞朱筆所抹者特在於書安石之過耳豈其有元祐頌君之美而敢于抹之又豈有君本無過而下敢以有過歸之哉且實錄之爲謗書則固確有明徵也安石推尊韓富歐陽以及呂公著生死未之有易載于臨川集詳矣而世傳史載安石謂修附麗

韓琦以琦爲社稷臣如此人在一郡則壞一郡在朝廷則壞朝廷又比富弼爲象恭滔天使安石而果有見言雖謂之病狂喪心可也及閱王明清玉照新志則知元祐初修實錄所爲韓富歐陽傳皆采之司馬涑水記聞而是時安石日錄未出則凡後來楊中立入於日錄辯猶是元祐初成之新史而非安石之日錄也元祐之黨而紹聖報之及黨碑出而當之者寒心見之者切齒孰不以紹聖報復爲太甚而豈知先處於太甚者則有元祐廟堂之勝也使非明清玉照

載之未有知其所由來者卽玉照載之而至今
六七百年未有舉是爲元祐黨人罪是愈不可
以不辨
然則謂朱墨史得之梁師成之家亦非歟曰元
祐新史多取於涑水記聞等書以爲出於謗書
無疑矣陳直齋書錄有言神宗實錄考異二百
卷史官范冲等撰建炎初有詔重修紹興六年
書成考異者備朱墨黃三書而明著其去取之
意也初蔡卞既改舊錄每卷成納之禁中將泯
其迹而使新錄獨行所謂朱墨本世不得見梁

師成用事自謂蘇氏遺體招延元祐諸家子孫若范温秦湛之流師成在禁中見其書爲諸人道之因曰此不可不錄師成如其言及敗沒入有得其書者携以渡江遂傳於世由其言則皆惝恍而無據使蔡卞於朱墨史以爲不可令人見何難遽自毀之如以爲猶是官書不可得而毀則亦當藏之秘閣且徽宗時朝政雖壞然猶購求士民藏書其有所秘未見之書足備采者仍命以官且以二館書逸遺補全校正設官總理募工繕寫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樓一置

秘閣迨夫靖康之難而宣和秘閣之儲蕩然無遺卽朱墨史猶存亦必同歸灰燼無疑也如以爲藏之禁中師成得竊而出之師成實卒於靖康元年當此干戈搶攘之際旣敗沒入之餘安得有人焉得其書而攜之渡江者此必元祐冀後人托之梁師成而以爲死無可證是又確然而無疑者也

實錄考下

熙寧實錄一書所甚昌言排之者陳瑩中也瑩中著尊堯錄曰蔡氏尊私史而壓宗廟嗚呼瑩

中祇知尊堯之爲名甚美而亦知尊堯之實安在乎夫所謂尊堯者神宗也堯誅四凶而天下咸服神宗以臯夔稷契待安石而諸人則盡書安石之過有甚於共工驩兜則神宗亦得分過矣謂之尊堯可乎安石在相位始終不過七年而神宗之行新法十八年而未之有改一旦新君初立剗除成法殆盡雖曰以母改子而神宗十八年天子非若中道崩殂小弱者比也設國無主母其又何說之辭而謂之尊堯可乎且夫尊私史而壓宗廟犖中祇知安石日錄爲私史

亦曾問元祐初修實錄范祖禹呂大防盡采之
涑水記聞邵氏聞見錄獨非私書乎夫以元祐
初史盡采之涑水記聞諸書則凡紹聖之所改
者仍是以私史改私史又豈得謂之壓宗廟乎
王明清玉照新志曰初史多取司馬文正涑水
記聞至新史於是裕陵實錄皆以朱筆抹之則
是以私史抹私史此固其明驗也當元祐初陸
佃與范祖禹黃庭堅爭辯大要多是安石庭堅
曰若是則佞史也佃曰如君言豈非謗書乎以
此而推之元祐初史其不得以宗廟壓日錄又

明矣
神宗實錄詔修於元祐元年此固朝廷體制則
然卽諸臣美惡畢書悉操於史臣之手而人主
得垂爲世範亦體制宜然未有元祐之墨方乾
而紹聖亟修之議卽起此固千古所不數有之
事也若如王明清玉照所記則當王氏日錄未
出之先而諸臣已肆爲醜詆若此雖欲不重修
可乎故後來嶶廟諸臣亦言兩家互有得失未
嘗於元祐獨有偏辭也
紹聖十二月三省同進呈臺諫前後章疏言實

錄院前後所修先帝實錄類多附會姦言詆熙寧以來政事及國史院取范祖禹趙彥若黃庭堅所供文狀各稱別無按據得之傳聞事上曰文字以盡見史臣敢如此誕慢不恭章惇曰不惟多稱得於傳聞雖有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但其言以傳聞修史欺誕敢如此安燾曰自古史官未有如此者亦朝廷不幸○考略曰子厚之言極合當日情事不可以為出于仇讎之口而忽之先是歐陽修乞根究蔣之奇事亦僅以風聞了之宋時臺諫習氣如此亦一秕政

也卽臣僚家取到文字亦不可信又孰有甚於
邵氏聞見錄涑水記聞哉
陸佃遷禮部侍郎所修神宗實錄數與史官范
祖禹黃庭堅爭辨大要多是安石爲之晦隱庭
堅曰如公言蓋佞史也佃曰盡用君意豈非謗
書乎實錄成加直學士紹聖初治實錄罪坐落
職
劉拯字彥修南陵人紹聖初爲御史言元祐修
先帝實錄以司馬光蘇軾之門人范祖禹黃庭
堅秦觀爲之竄易增減詆毀先烈願明正國典

劉正夫字德初衢州西安人徽宗時言元祐紹聖所修神宗史互有得失當折衷其說傳信萬世遂詔刊定

徐勣字元功宣州南陵人徽宗立遷中書舍人修神宗史勣言神宗正史今更五閏矣未能成書蓋由元祐紹聖史臣好惡不同范祖禹等專主司馬光家藏記事蔡京兄弟純用王安石日錄各為之說故論議紛然當時輔相之家家藏記錄何得無之臣謂宜盡取用參訂是非勒成大典帝然之

謝文瓘陳州人崧宗立詔修神宗寶訓文瓘請
擇當時大政事大黜陟節其要旨而爲之說以
進然所論率是王安石謂神宗能察衆多之謗
任之而不貳於是朋黨消而威柄立他放此
考略曰陸佃以下諸人於元祐初修實錄未嘗
有怨辭即文瓘謂神宗能察衆多之口任安石
勿貳故朋黨消而威柄立尤甚切當日情事未
可以爲率是安石而忽之也